

從Soman-Felig造假案學習(2) ——倫理不敏感及壞榜樣

美國St. Louis大學及Cardinal Glennon主教兒童醫院 朱真一

前言

台灣因最近研究不端(research misconduct)事件不斷發生，學術不端事件各國都發生，筆者在本刊及其他媒體，探討國外案件，希望國外的經驗可給台灣各界參考。這類文章，請看拙部落格談求真/造假的部分，上網可連接這些文章¹。

上章報導研究不端的Soman-Felig「經典」案²，從抄襲約60字，發現那論文還有種種的造假。這章來繼續探討這「震動了科學世界(shook the world of science)」的案件³。這章續集說明得更清楚，對造假案，若想私了以及自我調查，以便「掩蓋、遮羞」，反導致更多後遺症，甚至「粉碎了(shattered)」自己的生涯。

此章主要仍依據上述在Science上的兩篇報導及《紐約時報》的長文^{3,4,5}，也參考另外兩本書^{6,7}。這章較詳細些探討此事件的後半部，另一重要的「經典」問題，領導者的倫理及典範問題。希望大家都能從此案學習。此文參考文獻的一些報導/評論，用英文同時列出，強調原文想表達的重要意義，不會因翻譯而損失。

營救名譽更要全面詳查

上章談自我調查沒查出問題，由獨立外來的公正調查，馬上發現Dr. Soman早丟棄剛發表論文的研究紀錄、捏造及竄改數據。為要營救耶魯的名譽，Dr. Felig向Drs. Roth 及 Rodbard的道歉外，耶魯醫學院必須全面調查

Dr. Soman的研究，要清查他發表過的所有論文。當然這次更不能自我調查了，必須請校外公正人士來調查。

這樣的大案件，必須醫學院院長出面。院長請Colorado大學內科教授及內分泌學組主任，Dr. Jerrold Olefsky來耶魯調查。當整理Dr. Soman的研究紀錄時，就發現他已丟棄(故意破壞?)大部分的試驗紀錄。1980年3月Dr. Olefsky來耶魯調查時，發現Dr. Soman系統性地造假，14篇中12篇有各種造假問題，其中Dr. Felig掛名8篇。

Dr. Olefsky特別說，找不到所有論文中提到的病人insulin-binding-study的完整數據，每個病人的都缺4分到2分之一的紀錄。就是從這樣相當缺乏的資料來看，試驗紀錄的數據，跟發表的論文很不同。顯然Dr. Soman經常竄改美化數據(smoothed the data up)，幾位共同掛名作者都不知道!!

更大的「經典」問題

上章談過，Dr. Felig當時很有名氣，當時只43歲就出版200篇的論文，耶魯的內科教授兼內分泌組主任及內科副主任。是當時美國各有名醫學院內科主任的熱門人選。上述Dr. Soman抄襲及造假案調查期間，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的內科主任搜尋委員會，來徵詢Felig教授的意願。

Dr. Flier來耶魯調查前2個月的1979年12月，Dr. Felig正式接受哥大醫學院的聘請，預



圖1. 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鳥瞰圖

定1980年6月起當內科主任職。Dr. Felig完全沒告訴哥大，手下Dr. Soman與他一起發表的論文，因抄襲及被懷疑造假，正被調查中。Dr. Felig還於1980年1月帶Dr. Soman去哥大，請求聘請Dr. Soman為助理教授，準備6月上任時隨Dr. Felig從耶魯轉往哥大。

由於上述調查 Soman案不公開，知道詳細內情的不多。Dr. Flier的調查確定Dr. Soman有嚴重的造假問題後，Dr. Felig知道他必須通知哥大此事件，尤其Dr. Soman在哥大教職必須取消。1980年2月27日，Dr. Felig到哥大參加學術會議時，第一次跟哥大醫學院院長Dr. Donald Tapley討論，Dr. Soman因抄襲造假問題，不能去哥大。

Tapley院長在後來的訪問中說，Dr. Felig只是在討論其他事件時，順便提這案件(told me about it casually)。沒詳談調查的理由，更沒講拖拖拉拉一年多的經過。Tapley院長後來還打電話，問耶魯的Berliner院長，耶魯院長

認為那是小事一樁，造假問題在Dr. Soman，辯護Dr. Felig只是論文上掛名，他是正直者(with integrity)。

主管健康教育的哥大副校長Dr. Paul Marks，於2月26日到耶魯參加研討會，他當天去拜訪耶魯的醫學院院長Dr. Berliner，那晚在Dr. Felig家晚餐，Dr. Felig於2月27日開車與Dr. Marks一同去紐約，都完全沒談到Soman案。Dr. Felig好像「故意」避談此案，哥大行政當局及教員們很不滿，是以後要求他辭職的原因之一。哥大強調他對倫理不敏感(ethic insensibility)，哥大是名學府而大學醫院也名列前茅，對抄襲及造假當然非常注重。

哥大反應受謠言影響

Dr. Olefsky 3月去耶魯的調查報告，4月多送到Berliner院長室時。院長剛好出國，一直到5月12日回校才看到那份報告。之前Dr. Rodbard又早於4月中就打電話問過Dr. Olefsky，知道更多造假問題，她還寫一封信給Dr. Berliner要求撤下這些論文。因牽涉的人員更多，及因院長休假而拖延，謠言自然更多，在NIH、哈佛、耶魯、哥大、Colorado等一些名機構中廣傳。

聽到不少有關的傳說，哥大行政當局以及哥大醫學院的教員們，不像耶魯認為這Soman案是小事，很多人非常激動。上述《紐約時報》的文章還用哥大醫學院正「大亂(in turmoil)」中來形容。文章中說很多人認為將上任的內科主任，有很多「不適任(improprieties)」的故事。

Dr. Felig在1980年5月起，開始一星期去哥大兩天，瞭解哥大及準備上任後的計畫。哥大很多教員想知道到底Soman案事件的實情。Dr. Felig於5月7日與內科5位資深教員會談，說明Soman案。哥大行政當局不知道，Dr. Felig在內科的「私下」討論，也沒人向上級報告。Dr. Felig以為自己溝通良好，哥大內科資深教授接受他的解釋，而沒有進一步反應動作。

哥大行政當局的反應

1980年6月Dr. Felig搬到紐約，正式上任內科主任職。哥大行政單位及很多教員們聽到，更多新內科主任負面又難聽的評論。7月20日哥大的副校長Dr. Paul Marks從假期回校，當然風聞很多新內科主任的「黑暗一面(dark side)」。因為很多教員的不滿聲，Dr. Marks認為哥大已經有了新「危機(crisis)」必須儘速處理。

醫學院院長Dr. Tapley還特別從渡假期間被叫回來，跟耶魯的Berliner院長連繫。7月23日Berliner院長，把所有26有關信件及備忘錄等；兩次(1981年2月Dr. Flier以及1981年3月Dr. Olfesky)的調查報告，寄給哥大，這些檔案文件正如一文章所說的，是「定時炸彈(time bomb)」

Tapley院長及學術副院長跟Dr. Felig討論，然後再於7月25日任命由6位醫學院的科主任，組一特別諮詢委員會，討論如何應對這「危機」，6位中的4位以前還是內科主任的搜尋委員會的成員，他們以前跟Dr. Felig訪談時，完全沒聽過這事件，他們相當不滿及生

氣。這些卷宗使他們第一次瞭解Soman案。主管健康事業的副校長Dr. Marks更不滿，上述他2月26日的耶魯行，完全沒提這案件。

以後幾天這6位委員，一起研究這些文件及討論超過10小時。其中3位還跟Dr. Felig討論，他們不高興，Dr. Felig以前跟哥大沒坦白談Soman案。討論時這委員會的主席就坦白地跟Dr. Felig說，他應該考慮辭職。《紐約時報》文中特別提，這委員會的氣氛可以一句話來表達：「Soman 被迫辭職但Felig 無責(罰)完全脫身(Soman was forced to resign, but Felig got off scot-free)」

請(強迫)Dr. Felig辭職

一星期後的8月1日，哥大這特別委員會寫一長信建議院長，請Dr. Felig辭主任職。這信主要寫Dr. Felig這事件中的不少「不應該」作為，尤其重要的是：1) 審查Dr. Rodbard等1978年的論文稿有利益衝突，還指令出刊有抄襲/造假的Soman的論文於自己主編的雜誌；2) 當Dr. Rodbard 提出Soman論文造假時，Dr. Felig的沒調查或他的調查失敗；3) Dr. Felig不應該於1980年1月帶Dr. Soman來哥大要求聘請為助理教授；4) Dr. Felig完全沒跟哥大提有關Soman案的大問題等等。

Tapley院長8月1日請Dr. Felig到他的辦公室，把這委員會的信給他。Dr. Felig兩天內寫一長信，對上述信的各點反駁，並把信寄給哥大的校長，校長決定不干涉醫學院的決定。耶魯的Berliner院長後來還寫了一相當苛責的信給Tapley院長批評哥大的處理，耶魯的內科主

任Dr. Samuel Thier也為Dr. Felig辯護，認為哥大反應過分，破壞了Dr. Felig的生涯，還認為Dr. Felig沒何大錯，他只是「不小心及分身太多(careless and spread too thin)，學術界的通病」。

Dr. Felig幾天後的8月5日當然只好辭職，回去仍很同情他的耶魯大學繼續當教授，只不再有「講座」名號。從生涯名望的高峰，跌到谷底。這事件後，沒有醫學院要請他當領導職，以後可說不愉快地渡其後半輩生涯。以後跟下面談「反省」議題時，再來討論「反省」跟生涯及名聲的關聯。

從以後1981年11月的文章看來，Dr. Felig承認他的一些「小」失誤，這些是「小事」，不值得哥大如此的過分作為，還認為哥大的處理outrageous(無禮、憤怒、---)。辭職一年多後，看來Dr. Felig好像沒有反省，這點值得另文再討論，有沒有反省在學術不端及造假上的重要性。

Felig哥大主任案的教訓

上述《紐約時報》詳細討論這「震動科學世界」的大事件³，可給學術界不少很好的教訓。這1978-1980年的事件，已是近40年的舊案，可是學術界一說到造假問題，經常提到這案件，尤其後半段有關Dr. Felig要到哥大當主任的經緯。他在耶魯時處理這案可說不當，以後更多衍生的問題。順便一提，美國國會後來舉辦有關學術不端的聽證會，這Soman-Felig案是討論的一重點，Dr. Felig還去作證(被質問)。

上面提到哥大6主任的特別委員會，寫信的用詞相當不客氣，一再地說他「不是輕忽就是判斷不良(poor judgment if not negligence)」，信的最後說Dr. Felig作為「反映出倫理的不敏感而且對其執行研究有不能接受的標準(reflect ethical insensitivit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unacceptable standards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說Dr. Felig必須辭教授及內科主任職，用語也很不客氣地用「不應該保有哥大的教授及職位(should not retain his professorship and posts at Columbia)」。

*Science*及《紐約時報》的訪問中，哥大教員者較多不同情Dr. Felig者，大部分說Dr. Felig嚴重地違犯信任，想掩蓋醜聞，過分地(放肆地)想比Dr. Rodbard，優先出版論文，匆忙地趕寫一造假論文，倫理上過不去(guilty of a violation of trust, an attempted cover-up and an inordinate drive to publish; at the worst, he may have been guilty of a grossly un ethical effort to beat out Dr. Wachslight-Rodbard and of the publication of an article hurriedly completed with faked data)。對Dr. Felig不注重及疏忽，對手下被指控造假，一整年沒查或調查失敗，Dr. Flier不到3小時就找出造假，更是非常地不以為然。

上述的《紐約時報》特別說內科是醫學院最重要的科。科主任還會影響以後的醫學生、各級醫師及教員等，Dr. Felig的最大問題之一是壞典範，就任如此重要領導地位的職位者，不應該有如此的判斷能力。

很多「經典」教訓及感想

此案有不少是「經典」的教訓。最後再來摘要列出，並討論一些感想。抄襲者常常是非多，若有抄襲者，較會從事其他的不誠實行為。以前寫過英文的plagiarism日文翻譯成盜用或剽竊。擅於盜用別人的成果者，較會從事其他的不誠實作為，要小心不能輕易放過抄襲者。

從這事件的抄襲者及被抄襲者的上司們，本都想要私了以及自我調查造假，這案件可說一再強調不該如此，因為有「利益衝突」問題，想「掩蓋」醜聞，問題反更多，可說因此毀滅了自己的下半輩生涯。這案對研究負責人，還有一更大的教訓，監督屬下要嚴謹，有醜聞更不能私了。

NIH的年輕研究員Dr. Rodbard，以及認真調查出造假問題的哈佛年輕學者Dr. Flier，應是大家的模範。順便一提，後來他們都很有成就，NIH的Dr. Rodbard後來轉做臨床內分泌學，以後當過美國臨床內分泌學學會的會長。Dr. Flier後來學術上很有成就，當哈佛醫學院院長。以後有機會另文再來討論，一些造假案有關的人物。

最重要的教訓，輕輕地放過手下的造假或自己也參與造假者，如何能當領導人物？如何能監督屬下？台灣的學術界，這類人物反更容易出頭，當上一些頂尖大學的領導者。台灣若有造假案，好像沒機構會進一步公正調查，涉嫌的領導者照樣可領導。何只學術界，其實各領域各階層都類似，對抄襲造假不重視，台灣

不會進步。

另一更大的「經典」問題，不能漠視領導者的倫理問題，對領導者應更嚴格，領導者是屬下的榜樣。在學校，更應該是學生、各級師生的典範，領導者的責任重大。屬下一有造假嫌疑，更要小心公正去調查，不能輕易放過。

參考資料

1. 朱真一部落格：不正確資訊/思想箝制/存疑權威/求真造假。網路上：http://albertjenyihchu.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_81.html (2017.5.9)
2. 朱真一：從Soman-Felig造假案學習(1)-私了及自我調查誤事。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2017；61(6)：84-9.
3. Hunt M：A fraud That shook the sowrld of science. I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 1981。網路上：<http://www.nytimes.com/1981/11/01/magazine/a-fraud-that-shook-the-world-of-science.html?pagewanted=all> (2017.5.9)
4. Broad W: Imbroglio at Yale(1)：Emergence of a fraud. Science 1980; 210：38-41.
5. Broad W: Imbroglio at Yale(2)：A top job lost. Science. 1980; 210: 171-3.
6. Broad W, Wade N: Betrayers of the truth. Simon& Schuster, NY; 1983.
7. Kohn A: False Prophets. B. Blackwell , New York, NY;1986. ㊦